



美丽优品
Merry Products

奈奈 著

亲爱的 My Dear Baby 小孩



奈奈

继「晴空」系列之后

再次发挥悲恋女王的极致功力，
将抵死纠缠演变成残忍不堪！

蚀骨的悲壮，萧索的别离，
成就了整个黑暗时光里最耀眼

知 識 出 版 社

亲爱的 小孩

奈奈
M Y D E A R B A B Y

知識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爱的小孩/ 奈奈著. —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16.2

(魅丽优品系列)

ISBN 978-7-5015-8937-1

I. ①亲… II. ①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08218号

责任编辑: 马 跃

责任印制: 魏 婷

装帧设计: 齐晓婷

出版发行: 知识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

邮政编码: 100037

电 话: 010-88390732

网 址: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: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: 660 mm × 960 mm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158千字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2次印刷



ISBN 978-7-5015-8937-1 定价: 25.80元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亲爱的小孩
CONTENTS
目录

楔子

M Y D E A R B A B Y 001

第一章

我们的故事

M Y D E A R B A B Y 007

第二章

流年

M Y D E A R B A B Y 027

第三章

以爱之名

M Y D E A R B A B Y 043

第四章

因为爱情

M Y D E A R B A B Y 069

第五章

爱之囚徒

M Y D E A R B A B Y 091

亲
小爱
孩的
CONTENTS
目录

第六章	你的微笑，我的禁咒	
	M Y D E A R	B A B Y 117

第七章	如果没有你	
	M Y D E A R	B A B Y 147

第八章	空城	
	M Y D E A R	B A B Y 171

第九章	你是我的天下无双	
	M Y D E A R	B A B Y 195

第十章	请你一定要比从前快乐	
	M Y D E A R	B A B Y 219



他们说，时间可以让人遗忘一切。

假如我可以活到60岁，那么，我已经整整用了人生的1/10试图去忘记一件事。

从2008年到2014年，整整6年。

我以为6年已经足够了。

然而，时隔6年，当我再次面对林修歌时，我才突然明白，有些东西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，比如恨。

所以，当林修歌的目光落到我的脸上之前，我先笑起来，以那种对着镜子练习过千百遍的胜利者的姿态。

我跟自己说：夏北北，你看，老天爷已经把你咬牙切齿恨了6年的人送到了你面前，如果你再手软，你就是王八蛋。

我微笑着低头默数“一、二、三”，3秒之后，预料之中有道阴影迎头朝我覆盖下来——林修歌俯身凑近我的脸。

“苗小禾？”

我仰起头直视他的眼睛。

“林修歌，你忘了吗？6年前，是你说我叫‘夏北北’的。所以，我不是什么苗小禾，我是夏北北。”

“你还在恨我？”

林修歌突然像只泄了气的皮球，怔怔地看着我。

“当然。”我一脸平静地看着他，“我当然还在恨你，我一直都恨着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不说话，低下头，慢慢地拉起左腿裤管，将那些我从不愿让人看到的恐怖疤痕暴露在耀眼的阳光下。

我抬起头，面无表情地盯着林修歌的脸，直到他似乎承受不了耀眼的光线，痛苦地闭上眼睛，我才心满意足地咧开嘴，无声地笑起来：“拜你所赐。”

“我不知道会变成这样。”林修歌的眉头难得地皱起来，他望着我的眼睛里甚至闪过一丝悲伤。

他眼中那种真切的悲痛突然让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挫败感。他心狠决绝如当年，我才能毫不手软。

在我的复仇计划里，故事本应该是这样发展的。

“如果你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当年你就不会那么做了吗？”

“也对。”林修歌愣了一下，突然轻笑起来，他的脸上早已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无所谓的表情，“就算我知道结果是这样，当初我也

还是会那样做。”

“很好！”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咬着牙，一字一句森寒如刀，仿佛要将他施予我的寒意尽数奉还，“我夏北北从来不是以德报怨的人。所以，林修歌，你记住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一定会十倍百倍地拿回来。”

“我没忘。”林修歌低着头，轻轻地弹着烟灰，一脸轻描淡写的表情，仿佛在说今天的天气晴好无云，“6年前，你离开的时候发过誓，你说总有一天，会让我后悔当年的所作所为。”

“不只是你，是你们，你和阿蛮。”

“苗小禾，我不后悔。”林修歌突然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，“这6年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”

这才是我所知道的林修歌，一如当年，总是能将残忍的话说得认真又直接。

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被人出卖却只知道跳脚咒骂的人，如今我已懂得，最狠的话要用最平静的语气来说。

于是，我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”

“好啊，我慢慢等着就是了。”林修歌点了点头，脸上依旧是那种让人憎恶的、满不在乎的表情。

我本该就此转身离开的，但是我没有。事实上，我很想知道，事隔多年，林修歌会以什么样的理由再与我见面。

然后，我听见他说：“苗小禾，你一定要救阿蛮，阿蛮现在的处

境很糟糕。”

我以为我产生幻听了，直到他又重复了一遍，我才知道我并没有听错。

我望着林修歌，慢慢地笑出声来，哪知道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，笑得差点儿站立不住。

他不是说“请你救救阿蛮”或是“求你一定要救阿蛮”，他说，苗小禾，你一定要救阿蛮。

一定要？

凭什么他还能这样理直气壮？

凭什么我就一定要救他的阿蛮？

凭什么他就认定我还会对他有求必应？

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苗小禾了，我是夏北北。

真好笑，他难道不知道这样的他真的很好笑吗？

“好，我帮你。”我笑够了，才慢慢地点头，“不过我是有条件的。”

看，林修歌，这么多年，我本来是要淡忘的，是你自己偏要与我狭路相逢。



我们的故事

第一章

听说，每一个千疮百孔的故事往往都有一个单纯美好的开头。而关于我们的故事，开头是这样的。

【一】

被14岁的林修歌捡到，是在我8岁那年的5月，满树的油桐花像积在枝头的雪，连绵不断，染白了一整条夕阳晚照下的陌生街道。

我将那些大簇的白色花朵想象成甜软的棉花糖，痴痴地抬头望着，垂涎欲滴。等到回过神来时，视线里已经失去了妈妈的身影。

我哭得声嘶力竭，林修歌就在这个时候走过来，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头，像背台词一样说道：“喂，小孩，我家有很多很好吃的糖果，还有很多很漂亮的裙子，你跟我回家，我们吃完糖，换一套干净的衣服，我就带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”

我暂停了哭泣，抬头看了看渐渐幽暗的巷子，再看一看夕阳最后一丝光晕里林修歌纯真无害的脸，最终抽噎着点头，将小小的手放到他的手心上。

林修歌骗了我，根本没有好吃的糖果和漂亮的裙子。

在那个破旧的简易房里，只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、五官还有些神似的叫阿蛮的女孩，她用充满敌意的眼神望着我。

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极不友好的见面方式，注定了后来我和阿蛮爱恨交织的一生。

那时候，林修歌告诉我，阿蛮和我一样也是在桐花巷走丢的小孩，但直到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，事实并不像林修歌所说的那样。

第一次见到阿蛮时，她的表情那样凶狠，仿佛要吃人一般，我立刻吓得啜泣起来。

她冲着林修歌气呼呼地喊道：“包子呢？你说会带肉包子回来，肉包子呢？”

她一遍遍地质问，林修歌终于不耐烦起来，转过身一把扯下我头上的发卡扔给她。

阿蛮立刻将发卡掷到我脸上，说道：“什么破玩意儿！我要肉包子！肉包子！”

发卡狠狠地滑过我的右眼，落在地上，四分五裂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像头发发了狂的小兽一样冲过去将阿蛮撞倒，两个人坐在地上互相撕扯着头发，用腿踢着对方，哭得惨绝人寰。

我和阿蛮的水火不容便从那一刻开始。

林修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手一个将我们拎起来的时候，阿蛮还红着眼咬着我的小腿。但是当林修歌淡淡地说“阿蛮，信不信我将你

换成肉包子”时，阿蛮就乖乖松了口。

我疼得呼天抢地，林修歌瞥了我一眼，说道：“你也一样，再不闭嘴就把你换成肉包子。”

我被他眼中突然闪过的一丝狠厉吓住，怕他真的将我换成肉包子，便忍住眼泪，哽咽着将身上仅有的5块钱贡献出来。

林修歌再回来的时候，手里就多了4个馒头和3个肉包子。他自己只留了一个馒头，将其余的分给我和阿蛮。阿蛮像饿了800年，转眼两个肉包子就进了肚。

阿蛮狼吞虎咽的时候，林修歌咽口水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我将包子递到林修歌的面前，他抬起头来，目光却一刻没有离开过我手里的包子，说道：“死丫头，给你你就吃。”

“我不叫死丫头，我叫苗小禾。”我摸了摸咕咕直叫的肚子，“还有，我不喜欢吃肉包子。”

然后，我看见林修歌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，他的眼睛居然是弯弯的，像月牙儿。

我安下心来，心想，他吃了我的肉包子，应该就会帮我找妈妈吧。

【二】

大概是太累了，那一夜，我靠在简易房脏兮兮的墙壁上，居然睡得很香，以至于半夜突然响起的叫骂声将我吵醒之后不到两秒，我又

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。

恍惚中，耳边不断传来摔打声和中年男人含糊不清的叫骂声，隐约还夹杂着林修歌隐忍的求饶声。

过了很久，一切仿佛忽然静止下来了，然后便是阿蛮惶恐的尖叫声和重物坠地时闷闷的声响。

我惊醒过来，刚要叫出声，阿蛮便捂住了我的嘴，她用一双乌黑的眼睛瞪着我。

林修歌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下意识地松开手，手里的酒瓶便“当”的一声落在地上摔碎了，惊得我差点儿跳起来。

房间里弥漫着恶心的酒味，黑暗的角落里，看不清面目的邋遢男人脸朝下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仿佛熟睡了。

阿蛮从惶恐中回过神来，跳起来捡起中年男人身旁的钥匙，飞扑到床边的书桌前，打开抽屉的锁，翻出一沓钱来，塞到失神的林修歌手里。

“走，快走！”阿蛮拽着林修歌，语气急切又坚决地说道，“趁他昏睡过去，我们赶紧走。”

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，但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恐惧。

我不敢发出一丁点儿声响，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害怕什么，但是短时间的相处让我明白，能够让林修歌和阿蛮这样的人都害怕的东西一定是很可怕的。

我甚至感觉到林修歌握着我手腕的手在微微发抖，我不解地看着

异常安静的阿蛮，阿蛮却只顾盯着林修歌。林修歌的脸色惨白，他抬起头有些迷茫地盯着天花板。

足足过了半分钟，他才徐徐吐出一口气来，仿佛做了一个天大的决定似的，俯下身来，用轻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我们说：“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”

说完，他便笑起来，是那种无声的咧开嘴露出牙齿的笑容，仿佛这一笑之后，于他而言，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烦恼。

我看得愣住了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，林修歌已经一手牵着我一手拉着阿蛮，冲进了无边的夜色里。

逃亡便是从那夜开始的。

漆黑的夜，仓皇的奔跑，彼此间越来越急促的喘息声，仿佛用滚烫的烙铁烙印在记忆的最深处，许多年后，经久不去。

记忆里，那夜的风声一直未停，像是有谁躲在黑暗的地方凄厉地哭。

林修歌紧紧地拉着我和阿蛮的手，在黑暗里跌跌撞撞，狂奔不止。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跑，也不知道他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，在我有限的词汇里，只能找出一个字与眼前的情形相匹配，那就是“逃”。

可是我们，或者说林修歌和阿蛮，为什么要逃？

我不懂，但我只能跟着林修歌一起跑，因为他修长的手指一直牢牢地钳住我的手臂，他那么用力，我几乎是被他提着在奔跑。